



作者除記述他在南洋服務的個人經歷與所見所聞之外，對於南洋歷史變遷及華僑動態有觀察入微的報道，行文深刻雋永，是一本有參考價值的報告文學。

椰風蕉雨話南洋

海外工程憶往

陶恒生 著



椰風蕉雨話南羊

海外工程憶往

陶恒生 著

椰風蕉雨話南洋 —— 海外工程憶往

作 者：陶恒生

責任編輯：盛 達

出 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 行：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網址：<http://books.mingpao.com/>

電子郵箱：mpp@mingpao.com

版 次：二〇〇二年十月初版

I S B N：962-973-760-0

承 印：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作 者 簡 介

陶恒生，湖北黃岡人，一九三一年生於上海。求學於重慶南開中學、南京市立第一中學、台灣大學機械系及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管理學院。擁有英國皇家特許工程師、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註冊工程師等專業資格，為國際知名的水泥工程專家，在水泥界歷任廠長、總工程師、總經理、集團技術總監等職。曾在英國、美國及台灣的水泥期刊發表技術論文三十餘篇。一九九七年退休定居舊金山從事寫作，二〇〇一年出版新書《「高陶事件」始末》。

父母

台
若



父母親攜恒生、晉生攝於北平（1935）。



四兄弟（左起）范生、晉生、恒生、龍生於台北家中（1952）。



（右）沈蘇儒、琴薰姐及兒女寧、熙、燕於北京（1958）。



台北全家福（左起）前排：陶萬冰如、若昭、陶希聖、德興；後排：鮑家麟、晉生、若蕙、德和、德三、泰來、德辰、晏章沆、恒生、劉德順（1964）。



台大機械系陶恒生（1949）。○



台大求學期間恒生、德順同遊碧潭（1950）。○



中央通訊社編譯劉德順（1954）。○



鳳山陸軍官校預備軍官訓練班射擊訓練
（機槍左側為作者）（1953）。○



全家自馬來西亞返台省親合影於岳父母家
（1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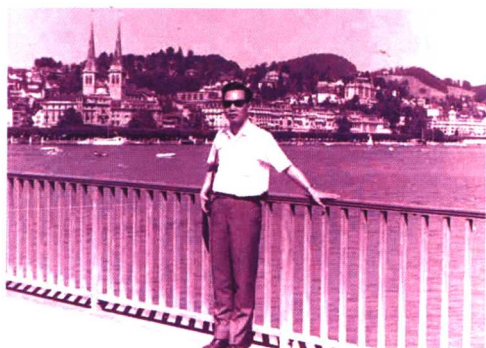
老同學李福廣、馬秋乙夫婦來看恒生、
德順的第一個孩子（1956）。○



台灣左營半屏山建台水泥公司的前身：基隆台昌工程公司設計的60噸/日水泥廠（1956）。



馬來亞峇都噠水泥廠建廠人員合影於安裝中的旋窑旁，右一為李良榮將軍，左二為作者（1959）。



歐、瑞、奧實習期間攝於瑞士蘇黎世湖邊（1963）。



大石水泥公司一號窑開工典禮，霹靂州蘇丹伉儷蒞廠剪綵後，由常董楊建興及廠長陶恒生陪同參觀新廠（1964）。



大石水泥廠一號窑，額定產量500噸/日，全部西德先進設備（1966）。



大石水泥廠第三號窑擴建完成後的全景，全廠總年產量120萬噸（1976）。



老東家拿督林添良夫婦於作者全家赴美前夕，宴請於吉隆坡聯邦酒店（1977）。



林文鏡與作者合影於林府（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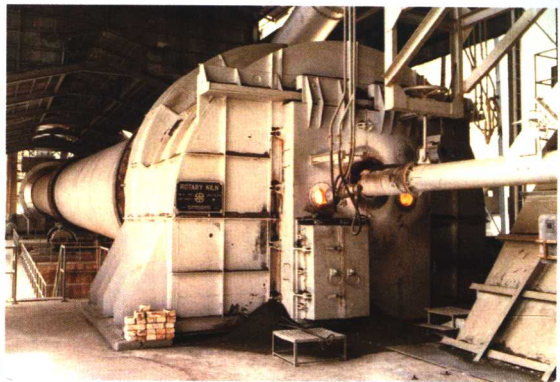
李良榮將軍與陶劉德順及兩孩德興、若蕙攝於馬來西亞怡保大石水泥臨時辦事處前（1963）。



乘赴德國參加會議之便，同遊威尼斯（1966）。



作者全家離馬赴美，大石水泥全體同仁在機場相送，橫幟上寫着「快點回來！」（1977）。



印尼水泥一號窯，年產50萬噸（1974）。印尼水泥二號窯，年產50萬噸（1976）。



印尼水泥三、四號窯，各年產100萬噸（1979，1980）。
（右）印尼水泥五號窯，年產20萬噸白水泥（1981）。



印尼水泥第六、七、八號生產線。六號窯德國機器，七、八號窯法國機器，各年產150萬噸（1984—1986）。遠處為一至五號窯及紙袋工場廠區。



全家攝於怡保住宅（1976）。



岳父母自台北來印尼探望，與恒生、德順及幼女若昭攝於住宅院中（1981）。



作者與父親、泰來哥合影於台北食貨出版社（1985）。



父親與外孫（左起）沈燕、沈熙、沈寧夫婦及重孫女佼佼合影於恒生加州寓所（1987）。



恒生、德順陪父親遊舊金山金門大橋（1987）。



父親與沈蘇儒（左）及作者合影於作者寓所前（1987）。



印尼水泥公司技術考察團訪問法國，合影於波利修士公司。(左起) 營志高、林宏修、吳玉平、代理商 Beri、潘晉蒼、總裁 Witwer、工程師 Szakvary、李文清、陶恒生 (1981)。



(左起) 蘇兌卡莫諾、林文鏡、陶恒生、林紹良四人同進自助餐 (1982)。



印尼水泥廠每週舉行一次技術及管理講座，由恒生主講 (1983)。



印尼水泥公司印尼籍技術人員在作者夫婦離別前夕舉行惜別聚會 (1984)。



作者與翼聖伯父及堂兄鼎來、堂侄陶震合影於武漢東湖伯父寓所 (1985)。



作者夫婦 (左) 與祖德表哥夫婦合影於台北寓所 (1994)。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管理學院前(1984)。



恒生、德順在台北福華飯店慶六十誕辰，德興、若昭兩家飛來祝壽(1991)。



母校南開學校建校九十週年紀念，攝於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校園(1994)。

(右)東京淺草雷門寺(2000)。



全家福合影於加州寓所(1998)。



愛犬啞妹妹(胖嘟嘟的吉娃娃)(2002)。



自序



由於偶然的機緣，我大學畢業後走進了水泥工業界，並以它為終身職業，一路走來從事水泥工廠的設計、建廠、運轉及管理，大部份時間在國外度過，而主要工作地點在南洋——馬來西亞、印尼及新加坡。

1959年我奉派隻身前往馬來西亞安裝水泥工廠，第二年內子德順帶着孩子們來到吉隆坡，兩個孩子才只有四歲和一歲；1961年么女在吉隆坡出生，自動取得馬來西亞公民權，成為貨真價實的「南洋妹」；三個孩子都在彼邦求學、成長，學會多種語言和方言。南洋環境養成了他們開放和易於與不同族群相處的個性，對於日後在國外深造及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我們全家對這個具多元民族和文化的國度，有着深厚的感情，視她為第二故鄉。馬來西亞社會安定，人民樸實友善，我們在居留的18年中，結交了許多朋友，包括華、巫、印、歐各族都有，至今音信不斷。

1978年轉到印尼工作，一住五年，發覺印尼的社會和人文環境與馬來西亞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華人大都比較深沉，精於算計，不輕易信任他人。這是環境使然，印尼華人為了生存，除了必須承受身為極少數民族（不到百分之三）的壓力之外，同族之間的競爭排擠也非常激烈。我們這些屬於「外來華人」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儘量少和當地人來往，以免捲入是非。不過，基本上我們還是相當喜愛這個「千島之國」，她的建國歷史與民族文化，其實是十分動人的。

我們在新加坡的時間雖然並不很長，但是長期從馬來西亞、印尼觀察這個「獅城」近鄰，有幸目睹她從動亂、政爭到獨立、成長，以至後來雄踞東南亞的全部發展過程。一般來說，新加坡華人自視較高，這不僅是由於華人屬於多數民族，而且是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成就與聲譽有着強烈的自豪感。新加坡人認為，他們在教育、語言和競爭力方面都比兩個



「強鄰」——馬來西亞和印尼為優，因此他們的國家認同感比後者濃厚。譬如你問一位馬來西亞華人：「您是哪兒人？」他或她可能不加思索地回答：「我是華人。」而新加坡華人幾乎百分之百會說：「我是新加坡人。」

我祖籍湖北，生於上海，幼年成長在北平。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隨父母逃出北平，經南京乘長江輪到武漢，然後在成都、昆明、河內、香港、上海、桂林、重慶、南京、香港、台北、南洋、美國……十幾個地方度過大半生。由於環境與時空的不斷變遷，個人的生命光譜自然隨之亮暗起伏。我試將這數十寒暑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出生到18歲唸完高中（1931至1948年）。民國20年父親希聖公由上海北上回母校北京大學教書時，我才八個月。母親常說我從小個性倔強，牙牙學語後竟不肯叫爹娘，直到三歲那年春天隨父母遊北海，獨自離群蹲在湖邊看水，恍惚間竟為清澈湖水所迷而墜入其中，撲打浮沉之際為一方面大耳的採蓮船伙一把提起，驚極大哭才「開竅」喊姆媽（這件意外在我命中是個關口，40年後在馬來西亞怡保，竟被手相家林川子從我的掌紋中看出）。五歲，外祖父去世，全家回武昌奔喪，表兄弟們討厭我和弟弟滿口「京片子」，罵我們是外國人，揍得我們鼻青臉腫。七歲，「七七事變」爆發，父親星夜兼程趕上廬山，母親帶着我們一群孩子（琴薰姐、泰來及福來哥、我、晉生及范生弟）搭難民火車經天津、煙台、濰縣抵南京，再溯江而上到武漢，唸了一學期小學，最後轉往成都住下。1939年2月底，又從昆明坐火車到河內，再換搭輪船「小廣東」到香港，見到睽違兩個多月的父親。

我進了九龍塘小學三年級。8月間，父親去了上海。12月，母親忽然命我們姐弟全體休學，跟着她去淪陷區的上海。父親形容憔悴，每天早出晚歸，心事重重。新年（1940年元旦）剛過，父親忽然不見了，琴薰姐偷偷告訴我他已回香港。過了十天，母親帶了晉生、范生兩弟，也匆匆去了香港，留下琴薰姐、泰來哥和九歲的我。這時發覺家中傭僕、司機神色詭異，大門外平添許多閒人徘徊；姐姐出出進進，

顯得異常忙碌，神情緊張，脾氣急躁。1月21日，我們姐弟三人在杜月笙門人萬墨林的策畫下，分別乘車奔往十六鋪碼頭一間煤球廠會合，搭上小汽艇在黃浦江中繞了一個大圈，然後停靠在一艘大洋船的背面，幾個水手把我們連推帶吊地弄上了船。兩天後，我們回到香港。原來，父親和高宗武先生把汪偽組織和日本人談判的密約帶到香港公諸於世，我們姐弟三人竟身歷抗戰期間轟動中外的「高陶事件」驚險的一幕！

1941年12月7日（美國時間），日本飛機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8日清晨，日本飛機轟炸港九，3天之後日本陸軍侵入九龍，17天後佔領香港，我們又成了難民。次年1月底，父親化裝隨難民隊向惠陽行進，跋涉28天回歸重慶；母親帶我們乘搭疏散船到廣州灣，然後走旱路到桂林。上了一學期的學幾乎天天跑警報，五個月後也到了重慶。在南岸住定後，我進了儲才小學六年級。1943年考入沙坪壩南開中學，在「日新月異，允公允能」的校訓下，度過一生中最美好的三年求學時光。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勝利。姐姐中央大學畢業去上海工作，12月和沈蘇儒大哥結婚。1946年1月，國共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開了21天。2月22日，重慶各大專學校學生為抗議蘇聯軍隊槍殺政府派往接收撫順煤礦的礦冶專家張莘夫，舉行反蘇大遊行。5月，父母親帶了弟弟們復員南京。泰來哥正在唸重慶大學，我還差半年就在南開初中畢業，我們兩人遂決定留在沙坪壩繼續學業，至暑假告一段落，然後同飛南京。大哥轉學上海交通大學，我考入南京市立第一中學。

高中三年，日子過得並不平靜，前方國共打打談談，後方政事紛爭不停。1946年12月24日，北平發生「沈崇事件」，民眾反美情緒高漲：全國各地學生組織「抗暴聯合會」及「抗議美軍駐華暴行聯合總會」，擴大反美鬥爭，要求美軍撤出中國；同時發起「抵制美貨運動」，公開反對美援。12月25日，國民大會三度通過憲法全文。1947年元旦，國民政府公佈實施《中華民國憲法》。

1948年3月29日，制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開幕，準備選舉正副總統。首都忽然多了幾千人，包括來自各省縣市的兩千多名國大代表和他們的眷屬隨從們，一時家家旅館客滿，處處酒樓熙攘，好不熱鬧。4月16日，國大正式公告蔣中正、居正為總統候選人，三天後投票，蔣中正當選為行憲後第一任總統。4月23日選舉副總統，候選人為李宗仁、孫科、程潛、于右任、莫德惠、徐傳霖六人。廣播電台現場播放國大會場計票情形，大街小巷的商店紛紛以巨型喇叭當街轉播，「李宗仁、李宗仁、程潛、孫科……」的唱票聲震耳欲聾。經過七天四次投票，最後剩下李、孫對決，最終李宗仁當選副總統。

這年秋天，政府以金圓券兌換民間金銀外幣的金融政策徹底失敗，幣值暴貶，商人屯積居奇，物價一日數漲，行政院長翁文灝下台。公費學生吃不飽，上街舉行「吃光運動」和「反飢餓大遊行」，集體前往國府門前抗議，從此全國學潮迭起，三日一罷課、五日一遊行，再無寧日。

11月初，國軍東北戰事失利，徐蚌會戰數十萬大軍相繼潰敗，首都岌岌可危。12月中，母親帶我們姐弟七人去上海搭船赴香港，我的高中學業到此結束。三年高中生活實在乏善可陳，與同學楊樹先、王睿芸等人合辦壁報，取名「針與真」，因議論時政常受校長警告，有幾期貼出幾小時即被撕掉。期終大考得過兩次頭名，一次第二名，卻也有小考不及格的記錄，老師說：「陶恒生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高三級任老師給我的品行評語是：「敢言有為，惜所見嫌偏狹。」值得一記的是，我參加南京市業餘口琴比賽得了冠軍。

第二階段，從考取台灣大學到出國南洋為止（1949至1959年）。1949年夏天，全家從香港搬到台灣，我考入「台大」機械系，住第五宿舍，與李福廣、言頂松、黎桐、吳東明、胡樂士同寢室，日後成為終生摯友。台大四年校園生活是多彩多姿的，曾課外參加許多活動，如台大南開同學會、自由畫社（成立一年後會長被抓，畫社解散）、混聲歌詠團等等。其中以南開同學會組織最好，活動及凝聚力最強，50年後的今天，同學之間仍舊保持聯繫（目前我在舊金山主編南開四八級北美同學

會的《南開通訊》，每季一期）。

大一年，擔任教務長的錢思亮先生，曾經代過幾堂化學課，他講解活潑、表達生動，真是一位超級教授。大二那年（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校長在省參議會受到「郭大炮」（省議員郭國基）的強詞質詢，當場腦溢血暈倒會場，於午夜逝世。台大學生聞訊群情激憤，第二天一早結隊包圍省議會要郭國基出來答話，郭看情形不對，從後門溜走。訓導長傅啟學趕到會場勸解，學生們才逐漸散去。

台大受教四年，給予我最大影響的恩師，包括蔣君宏（機動學）、鍾皎光（熱工學）、金祖年（燃氣輪機）、楊寶琳（論文指導）等名教授。君宏師對我最好，指定我當助理幫他改低班同學的作業，還親自帶我加入台北口琴會，他是口琴獨奏名手。皎光師和藹可親，他用彩色粉筆寫一手漂亮的花式黑板字，獨步教壇，堪稱一絕。（40年後我申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管理學院，蔣、鍾二師為我親筆寫信推薦得以入學。）

1953年大學畢業，剃光頭坐火車到鳳山陸軍官校接受為期一年的預備軍官訓練。我們這批「老百姓」在頭四個月的嚴格入伍訓練中吃足了苦頭，但是體驗了團體生活，學會了紀律及統御要領，日後受用無窮。後半年分發到台北兵工學校受分科訓練，與李華斌、傅京孫（已故中央研究院院士）為「鄰兵」。最後一個月回鳳山接受「反反抗俄鬥爭教育」，次年7月以後備少尉官階結業。退役後隨幾位同學往基隆就業，從此與水泥結下不解之緣。

1954年與重慶南開中學校友、台大同學劉德順小姐結為夫婦。1956年奉派赴左營安裝水泥廠，男孩德興在台北出生；一年後轉職桃園縣楊梅鎮安裝白水泥廠，女孩若蕙出生，兩孩均由名產科李枝盈醫師（親民黨副主席張昭雄的岳父）接生。1959年2月，公司派我去馬來西亞安裝水泥廠。

第三階段，在南洋工作的25年（1959至1984年）。這期間除了在美國短暫的一年之外，全部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度過。我在馬來西亞建設了兩間全新中国水泥廠共五座旋窖生產線，同時在新加坡設立熟料研磨廠。1961年幼女若